



太行红叶 醉金秋

□李东花

巍巍的南太行,位于河南省境内,是焦作的后花园。晚秋时节,层林尽染,漫山红遍,是怀川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家人相伴驱车前往,沿着迎宾路快速驶向大山深处。行至窄门,寂静的山岭热闹起来,很多人停车,徒步上山,细细品味秋之况味。

放眼远山不禁惊叹,浓浓的秋意染黄了山,染红了树,染蓝了天。秋天变成了一首诗,一支歌,一幅画。惹人心醉,扰人心绪,撩人激情,让人坠入对秋色无尽的眷恋中。

蓝天白云,漫山红叶,相映成辉,分外妖娆。是哪位天仙爱上我的怀川家园,抛撒下胭脂屑,化为漫天红叶散落在大山的腹地,或浓郁,或浅淡,各具风情。山高处叶殷红,半山腰叶渐红,山下的叶子杏黄中泛着淡淡的红,色彩缤纷,恰似一幅多彩的油画,仿佛进入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人行十里画屏上,身走四方红叶中,好一处人间佳境。那一刻,我醉了,醉在太行的深秋,张开双臂,微闭双眼,任清风掠过耳畔,由秋色填满心间。

沿着山路盘旋而上,眼前出现一条步道。漫步山间小路,鸟鸣婉转,山愈加幽静。有深红的叶子映入眼帘,如此近距离地亲近红叶,赶忙打开手机,和红叶来个亲密合影。山野空旷,清风入耳,深吸一口深山的空气,格外清美。心中不禁

涌起“人生何其乐,浮生半日闲”的幸运之感。

山间小道上,路边小野菊随风摇曳,向每一个游人招手致意。偶见三五行人,徜徉在山间小径,悠然地欣赏着山间的景色,一张张笑脸与一丛丛红叶相映成趣,一串串笑声如雀般地在山间洒落。

我们愈往大山深处走,红叶愈加美艳。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得说不出话来。目之所及,到处是娇艳似火、瑰丽似霞的红叶,一丛丛,红得炫目,红得炽烈,红得纯粹,红得诱人。疏密相间,层叠相拥,高伸的枝丫旁逸斜出,低垂的火把把烈烈奔放,石径、树干、衰草、野花、天光、云影,都被红叶猎猎地点燃了。红叶题画意,白云写诗情,此刻,我眼里的愉悦、心中的感念,化成一曲缠绵的旋律,如一片片多情的云,萦绕在家乡的山水之间、红叶之上。

太行之美,最美在深秋。红叶之美,美在风雨寒霜后,一枚枚红叶一片片情,漫山流丹。深爱它惊心动魄的美,更仰慕它领略岁月的磨砺,饱经生命的惊涛骇浪,从容如磐,飞跃梢头那鲜红的高度。

瑟瑟秋风里,我聆听着、收获着、感动着,新的力量在心里默默蓄积,感谢红叶点燃了秋天,点燃了我追逐梦想的热望。天色将晚,我依然舍不得放下手机,一张又一张,不停拍着,将这太行火红的情意永久珍藏。



散文

那戏 那人

□陈香菊

迅在《社戏》结尾说: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我也是,年近不惑,回望儿时,也有似周先生那般的感慨,记忆深处也有那么一台好戏、那么一位老人,却再也看不到了……

老家不知从何时,也不知道为什么,每年农历四月初四,都要请外地的戏班子来村里唱四天四夜,我们村是乡镇府所在地,人比较多,也比较大,就像赵庄一样吧,那时对四月四的期待仅次于过年。

四月暖风,拂过双颊,啾啾呀呀地飘过耳间,撩动着发丝,吹得孩子们的心痒痒的。

四月初一刚过,一放学我们挎着书包就往街上跑,大老远就踮着脚尖向远处看,早一分看到戏班子就跟中彩票一样,觉得很了不起,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第四天放学铃响,就像发令枪,小伙伴们冲出教室,边跑边喊:“戏班来了,戏班来了!”其实不用跑也知道,因为初四的下午跟往常很不一样,街上人非常多,大人小孩都集中在主街的中心——固定唱戏的地方。

戏班里的男女都很有气质,连走路都很耐看,可能练过吧,一看和村里的人就不一样,口音更不一样。

戏班子拉来几口大箱子,还有长短不一的木头和铁棍。那时候唱戏,可没有现在的条件。每到一处都要先搭戏台,现在农村都有文化大舞台,现成的台子,并且要搭得高高的,看戏的人多,高高的戏台才能满足十里八村人的戏瘾;底下要空出来的,因为是在宽敞的主街上,人来人往的,得能过人,就像现在盖楼房的脚手架一样。整个戏台外形上跟文化大舞台一样,不过更灵动,风一吹,幕布噗噗地响,风稍大点,幕布就像水袖一样舞起来,恍惚间戏台要飞一样,感觉进入了幻境,美哉妙哉。并且上面唱戏,下面照样川流不息,上面大舞台,下面小打闹,两个世界,同样的人间烟火气,这是现在的文化大舞台没法比的。

搭戏台,我们也是要看很久的,就像口渴的人,见到水总是先猛喝几大口,才坐下来慢慢喝;也像盼了许久的宝贝到手了,一定要多看

两眼,往往天快黑了才撒丫子往家跑,家里人这几天对孩子也特别宽容,回家晚了不打不骂,因为他们也盼呀!那时有电视的人家不多,即使有也是黑白的,可看的台就更少了,哪像看唱戏呀,一天三晌,清清楚楚,花花绿绿,还没广告。即使中间演员们换服装、中场休息,人们也愿意等,多好呀,交头接耳地评头论足一番,发表自己的高见。

一开春,家里的大人就开干忙活,到四月地里的活都干完了:粪也施了,地也浇了,草也除了,庄稼地被码了一遍又一遍,舒舒服服地躺那晒太阳呢,小麦也沐浴着春风安适地拔节抽穗,再听听动听的旋律就长得更快了吧。村里的男女老少收拾好农具,再美美地享受几天就又开始新一轮的农活了,没有这几天缓冲可不行。那几天,学校也会放假,劳逸结合嘛。

最先从家里出来看戏的当属孩子了,扒拉两口饭,一下子就没了影;再就是家里的男人,有的还戴着帽子,太阳出来能遮下阳光,他们走路不比我们慢,但他们到那里后一般站在两边,碰到同龄的,或者邻村的认识的人打个招呼、递个烟,外村的关系近的,戏完了以后回家喝点水,歇歇脚,拉拉家常,谈谈庄稼,问问老人,也算尽地主之谊了;随后出来的就是每家的老人了,那时我的奶奶会和她的姐妹迈着小脚,有的还拄着拐棍,一点一点地向前挪;最后出来的是每家的当家主妇,也是最辛苦的,她们在一家老小吃完后,收拾停当,锁上门户才叮叮当地拿着水和吃的出了家门。

那几日,大大小小的胡同,每到开场前,有小孩疯跑的,有那慢悠悠小心翼翼的老人,有干净利落的主妇。村外的大路上也是一条长龙,认识的人前呼后应,走走停停,远远看去像蚂蚁行军接接暗号,继续向目标戏台走去。戏开始了,从前往后看,人头呈阶梯状排列,坐凳的,站立的;个儿小的,个儿大的;站凳子上的,站车上的……每晌戏结束,又开始人们的迁移之路。

一天三晌中,我最喜欢晚上,那时没有路灯,路也不平,上弦月,晚上黑,打灯笼走路快,并且晚上我可以和母亲卖瓜子和花生,瓜子

和花生是看戏的标配,像去电影院看电影配爆米花一样。我负责打着灯笼,母亲负责称,称好之后,拿出叠好的纸包,包好拿走。一晚上下来,很有成就感,帮家里挣了钱,看了戏,吃了瓜子,有时候自己还能看进去,看入神,看失落,演员真的很棒,举手投足,声情并茂,一位青衣拉着两个孩子的是秦香莲,怀抱婴儿出逃的是程婴救孤,当然这是长大后才知道的。

看戏,还有让我高兴的是我的两个姑姑也会来,来看戏,更是来看奶奶,不过他们当天就走了,来时给奶奶捎来许多点心和糖果,奶奶很少吃,每次去看戏,她都偷偷带着分给我们吃。

后来,奶奶耳聋越来越严重,人一听不见声音,就会显得呆呆的,奶奶一生好强,年轻时干活一个顶俩,本家人都知道,耳背后,她就不愿意去人堆里凑,遇到别人和她说话,她看人说完,总是嘿嘿笑笑,不知道咋回话,一手拄着拐杖,一手挥着说:“不中用了,不中用了,光剩下吃,吃也吃不动了,大牙都掉了,剩个牙在这儿磨,嗯嗯。”说完,奶奶低下头,脸上的皱纹随着上下唇的闭合跨度很大地拉动着。

后来,再有唱戏,她说啥就不去了,我们姊妹也慢慢大了,也不怎么跑了,就在家陪着她,给她梳梳头发,辫辫子。我们姊妹从小留的都是男生头,辫辫子的手艺都是在奶奶头上练的,剪剪指甲,晒晒太阳,奶奶在太阳很好的时候,在院子里,拿出针线做很新、很好看的衣服,问她给谁做的,她说给自己,记得做工相当复杂,还要绣花,做了很长时间,也没见她穿过,后来我去外地上学,快到寒假时,奶奶走了,那件漂亮的衣服也不见了……

现在想来,那时的她,在耳聋之后,一针一线做着自己的寿衣,是什么滋味,我们不能体会,而她也说得风轻云淡。

人说饭好不好吃,要和谁吃;那戏不好看,也要和谁去看,奶奶不看戏后,我对戏的感情也随之降温,有时还觉得吵闹,至今我几乎没听过戏,更别说看戏了。

因为那样好的戏再也没有了,那看戏的人再也回不来了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